

◆胡伟专栏·群峰青

◆人间小景

◆书心书影

中国的沙漠稀罕了

11月28日上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空区实现锁边“合龙”。它意味着面积达3376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终于被一道总长达3046公里的“绿色长城”围起来了，曾经饱受风沙肆虐之苦的人民，终于不用再担心家园被风沙侵袭了。有人惊呼，“沙漠稀罕啦，再过若干年将看不到沙漠。”“去中东看沙漠太远了。”这当然是戏说，沙漠治理还远没有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时刻，甚至现在还是荒漠治理的关键时期。

去年以来，闻名全国的“三北”工程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开展三大标志性战役，即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要突出治理重点，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组织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前，沙漠肆虐，沙区老百姓受尽了苦头，出现家破人亡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立刻和沙漠作艰苦斗争，沙区人民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战在治沙一线，取得沙退人进的巨大成绩。对地球而言，生态环境总体下滑趋势还没有逆转，东方大国——中国荒漠化治理一枝独秀，强力支撑着全球生态发展指数。

我几乎跑遍全国典型的沙漠地区，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的沙漠边缘都留下了我的脚印。在沙漠边缘，科技人员和当地百姓同舟共济，咬定青山不放松，持续推进荒漠治理，涌现出一大批治沙英雄和团队。不提新疆、青海、内蒙古这样重点地区治沙情况，单是我去过的一些较近的地区，就有直接的观察和感受。二十多年前，我去陕西榆林市沙漠边缘，写过治沙报道。印象中，榆林沙漠已经后退，高高的树林一排排耸立，当地还有水田，开始了沙漠水稻种植实验；十多年前，去宁夏银川市，那是国家林草局三北局所在地，当地有河有林，是北方小江南。城市美轮美奂，完全不像沙漠威胁的城市，黄河边治沙在继续，还免费对外提供厂房，发展经济；走进祁连山下的武威市，林草并茂，不但林农产业发展，还有了沙漠湿地公园。站在水边，看见芦苇丛晃动，飞鸟嬉水，完全不像北方；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地域偏北，但离黄河“几字弯”不远，有黄河水的加持，治沙效果不错。国家林草局规划院的朋友孙涛说他一年去几回，且常去前线磴口县监测沙地，可见当地治沙位置的重要性。治沙区林草丛生，太阳能发电板工作有声有色，乡村还搞起大棚蔬菜，沙漠已经老实多了。这些都是成效的缩影。

上周，有同事曹云去榆林地区参加国家林草局治沙会议，我还担心气温和沙漠地区条件不好，他告诉我：“大兴机场直飞榆林，除了风有点大。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想起来，我上次去榆林还是先去西安，再转小飞机去榆林的。当时，走在榆林的街道上，街景有点像电影里的古城，地砖马路，非常古典。如今，榆林已经成为陕西较为发达地市，据说可以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掰手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去年以来，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委力促“三北”工程，大大小小的现场会一个个省（区）地开，主要领导逢会必到。治沙手段有了多样性变革，除了国家财政继续大力支持，央企参与、光伏发电、大型机器设备等一通抡。可见三北地区真是动起来了，我想不外乎沙漠治理正处在关键时刻。如果“三北”攻坚战打赢了，从此中国沙漠果真会像网民欢呼的那样“沙漠不看就没有了”。如果不抓紧现在有利时机，功亏一篑，中国治沙将遥遥无期，成本也会难以计数。

荒漠是中华崛起的心腹大患。中华实现伟大复兴，不可能留下生态历史欠账。如今，国家处在现代化爬坡的关键时期，一蹴而就沙漠治理到位，既是对中国绿色发展事业的负责，也是对整体中国人利益的高度负责。因此，沙漠治理既是北方各省的大事，更是每个中国人的大事。这次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的消息引起大众如此高度关注，原因在此。

特别有意思的是，九月份我去内蒙古赤峰市，一个过去饱受沙漠困扰的地方，现在竟然还办了一个沙漠湿地公园。路过一条大河之后，在湿地一侧，露出很小的一片沙地，真成了稀罕的宝贝。人们把这块沙地办成游乐场，人们在沙山上滑行玩耍，骆驼队驮着游客走成一字，非常有趣。这个场景会不会慢慢都消失了，如果不刻意保留沙地的话。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杂志、《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前两天，我在浏览短视频时，无意间发现一位年轻的乡村支书正带着两位留守老人在直播间售卖他们亲手制作的锅盔夹凉粉。视频画面中，那金黄酥脆的锅盔，夹着红油浸染的、晶莹剔透的凉粉，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令人垂涎欲滴。瞬间，我的心被深深触动，思绪不由自主飘向了那段与锅盔凉粉相连的少年时光。

记忆中的锅盔夹凉粉，是与少年、放学、旧街巷联系在一起的。那时的我们，每天放学后都会和伙伴们一起奔向旧街场的一条小巷。那里有一位卖锅盔的男人，他总是穿着靛蓝布衣，系着蓝色围裙，在挂满红灯笼的屋檐下忙碌着。他旁边的案板上放着面团、擀面棒、凉粉、各种调料，一旁的火炉噼里啪啦地燃烧着。他的屋檐下，还种着几株牵牛花和栀子花，一口废弃的大缸里面，种着太阳花。一年四季，那些花儿好像都在开着。

男人熟练地把面团揉得光滑细腻，再擀成薄饼，贴在火炉内壁。不一会儿，一股淡淡的麦香便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那香气夹着烟火气，充塞着巷子里的每一寸空气。仿佛整个小巷里的烟火都聚拢来了。当锅盔烤得金黄酥脆时，

男人便开始准备凉粉。他把块状的凉粉削成一条条厚薄均匀的细丝，再加入特制的红油、蒜泥、花椒油、葱花、香菜等调料，轻轻地拌匀。那香味，在小巷里四下流淌。

买锅盔的人，南来北往，一波又一波。他们站着或蹲着，吃得满嘴流油，吃得面屑四下飞溅，却毫不在意。小花猫在瓦楞间跳来跳去，大黑狗在院墙边蜷缩着，摇着尾巴。一旁的火炉热气氤氲，火光映红了我们的脸蛋，也映红了我们的心。我们在一旁闻着香味，咽着口水，眼眸里闪烁着对美食的渴望。伙伴们从裤袋里摸出皱巴巴的纸币，凑在一起，买到了一份锅盔凉粉，然后大家分着吃。那是怎样的幸福啊！锅盔的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凉粉则滑嫩爽口，麻辣中带着鲜香，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咯咯地笑着，那份快乐，至今让人怀念不已。

在城里读书的日子，每到周末，学校东门口总会准时出现一对卖锅盔凉粉的老人。他们的摊位不大，但干净整洁。我看他们从面团上揪下一块，揉成圆形，放在案板上轻轻一按，便成了一张薄薄的饼，摊在铁皮炉灶上，不一会



塔山红叶 张成林 摄

◆小说世情

倔老头当“代表”

王会亮

倔老头的“倔”，村里是出了名的。之所以被群众选为“代表”，也正是源于他的倔脾气。村民看好的恰是倔老头的倔劲。

倔老头和老伴刚坐上开往省城的高铁，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可一切都晚了。

倔老头文化水平不高，但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就在倔老头临走的前一天，镇上吴副书记要来山村搞调研。因为当时要编写黑板报迎接检查，他被年轻的村委会主任请到了村部。那天，吴副书记要求召开群众意见征求会，身为群众代表的倔老头，理所当然参加了会议，并成为记录会议内容的最佳人选。

这次会议是吴副书记临时安排的，出乎每一个村干的意料。听到大喇叭广播要征求群众意见，村民们蜂拥而至。大家七嘴八舌，有埋怨，有赞扬，有牢骚，有期盼，在点子上，或不在点子上，一嘟噜的意见全抛在桌面上，听得吴副书记时而含笑，时而蹙眉。当然，也有几个不识相的长者，竟然在会议上公开斥责村组干部的不作为，急得主任一个劲地喊爷叫叔地劝解。

“我记录不全，随后把群众的意见详细整理一下，上报到镇党委。”会议结束后，吴副书记吩咐主任，主任又以同样的语气把话推给了倔老头。

夜里，倔老头戴上老花镜，把村民在会议上的发言，一条一条地罗列在几张稿纸上。其实，倔老头是在赶时间，次日一大早，他就要和老伴去省城帮儿

子带孙子，儿子早已在网上买好了火车票。倔老头本计划清晨起来就把群众的意见交给村委会，可谁知年龄大了，走得匆忙，居然把这重大的事情给忘了。唉，人一天有三昏六闷七十二糊涂，何况倔老头已是古稀之年了。

列车在行驶，倔老头却心事重重。老伴出主意：“要不，咱给峰娃打个电话，让他帮帮忙？”峰娃是倔老头的本家侄儿，与他家住得不远。倔老头愁眉苦脸，说：“又没给峰娃留钥匙，怎么帮？”老伴说：“你真是老了，死脑筋！让峰娃把门锁砸了，东西取出来后，另换两把锁，回去咱给他掏个锁钱不就行了吗？”倔老头想想也是，于是就拨通了峰娃的电话。说了半天，峰娃也不同意去他家砸锁。峰娃说：“叔，开会就是走走形式，你老别太当真了。”然后就挂了电话。倔老头欲哭无泪。

日子过得煎熬。在儿子家待了三天，倔老头72个小时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倔老头对儿子说：“让我回去一趟吧，然后再过来。村民的好多事情需要镇里领导解决呢，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耽误了大伙的事情啊！”儿子几番劝说，最终拗不过父亲的坚决，只好给倔老头买了返程的火车票。倔老头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那摞稿纸，急匆匆走向村主任的家。

门是虚掩的，主任拿着手机，正在和几个朋友喝茶闲聊。“怎么才几天就回来了，城里住不惯吗？”主任抬头看了倔老头一眼，接着拨弄手机。倔老头

几面皮便鼓起泡泡，膨胀成厚厚的大锅盔。柴火烤出来的锅盔酥又松，加上滑嫩凉粉，瞬时就有了热乎乎的甜，软乎乎的香。老夫夫妇的锅盔凉粉，成了我们清寒的学习生活中的一道美味佳肴，也成为我们学生时代美好的回忆。

如今，我已远离家乡，在千里之外的都市里奔波忙碌。然而，我对锅盔凉粉的思念从未减少。幸运的是，电商时代的到来，让这份传统美食得以跨越地域限制，让远方游子也能品尝到家乡的味道。通过电商平台，家乡的传统美食不再局限于某个街巷，某个城市。我们只需轻触手机屏幕，或按一下鼠标，便能轻松购买，坐等那份熟悉的味道穿越千山万水，送到我们手中。而曾经遥远温暖的记忆，也不再只是念想。

此外，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博主通过拍摄和直播，将家乡的锅盔凉粉介绍给更多的人。这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份传统美食，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我相信，在电商平台的推动下，家乡的锅盔凉粉将会成为更多人心中的美味和记忆。

而我，也会一直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和传统美食，欣喜地看着它在电商的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家韩江以《素食者》《胎记》《树火》三篇短篇小说，串联出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在其中，作者不仅赤裸裸地展现了韩国社会中女性承受的压迫和痛苦，更揭示出现代人在社会中所面临的普遍的生存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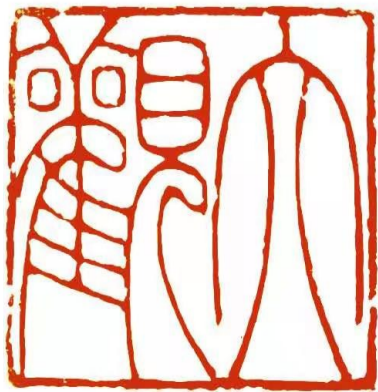
对小说的女主角金英惠来说，自己的家庭、原生家庭和这个社会的所有“正常人”一起共同构成了自己的地狱，三篇小说完美呈现了萨特在剧本《禁闭》中提出的“他人即地狱”的言说。在英惠丈夫的视角中，英惠只是名为妻子的符号，只是他组成家庭、解决欲望的物品，英惠的个人情感和思想无关紧要。面对拒绝吃肉的英惠，血脉相系的家人却没有一个人想要探究原因，反而以暴力相逼迫，英惠以自伤这一手段反抗。负责救治她的医生也不在意英惠本人的心理和诉求，对他们来说英惠只是疯狂的患者，只需要保障她的生存。英惠是贯穿全书的灵魂人物，全文却只有几个片段直接描写了她的心理活动。正如同英惠本人在现实重压下发出的不堪重负

的零星气声。她试图呐喊，但她做不到，只能在心中发出无望的呢喃：“没有人可以帮我，没有人可以救我，没有人可以让我喘一口气。”所有人凝视她、操纵她，试图使这个“发了疯”的女人回归正常，重新成为一个自己标准中的好妻子、好女儿、健康人，以爱和救助的名义编织出一个荒诞的地狱。

因此，对英惠来说，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在原生家庭、在来自群体的压迫下，她曾经麻木又漠然，因为在长期忽视和物化中，人的自我认知是模糊的，自我塑造是缺失的。但从回想起死亡的白狗的“我不在乎，真的不在乎”到感受着内心中“某种咆哮声和呼喊声层层重叠在一起”，一场鲜血淋漓的梦境让她真正清醒过来，领悟到周身的荒谬，对于外部世界的“恶心”感油然而生。英惠第一次意识到自身是一个主体，而主体性的核心便是选择的自由。从做出拒绝吃肉的选择开始，英惠从迷惘的状态出发，开始寻找自我的本质。萨特在评论《局外人》时说道：“荒诞的人在反抗中确立自身。”这也是英惠的写照。她抗拒吃肉，其实抗拒的是压迫和暴力，她不愿向外界施予自己承受的伤害。“不吃”是英惠对荒诞和对一切存在的恶心的反抗，她拒绝被家人被社会同化，也拒绝做一个人类，随后拒绝做一个动物。到最后，她终于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最无害的东西——一棵树。她拒绝食物，并不是消极的自杀，对英惠来说，拒绝食物只是她回归自我的方式，死亡只是她证明自己本质和存在的副产品，是脱离地狱的道路。“我为什么不能死？”面对姐姐的质问，她发出懵懂的、振聋发聩的疑问。在无意义的虚无和自我的匮乏的比衬下，代表毁灭的死亡都显得亲切起来。“生存还是毁灭”“存在或是放弃存在”，英惠面临着与哈姆雷特不同的困境，但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即使自由的路通向死亡，她也无法放任自己在荒诞和恶心中沉沦。于是，黑鸟展翅飞向天空。

《素食者》用文字警示读者，这样的悲剧不只属于个体，而具有普遍性。英惠的姐姐金仁惠与英惠这两个角色具有镜面似的联系。她们有共同的出身，共同的家庭，相同的心理根源，但是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英惠是大众意义上的“疯子”，但仁惠在外界看来是一个优秀的正常的“普通人”，小说却犀利地挖掘出一个普通人所拥有的“存在已久的对于痛苦的确信”。在痛苦明晰的一瞬间，仁惠终于与妹妹共情，意识到一切现实的无意义，意识到妹妹“疯”的本质——一个反抗环境但被视为异类的人。因此，她在最后不顾一切地将妹妹从医生手中拯救出来，尊重妹妹的选择，不再旁观这一场社会性的暴行。作为长女，仁惠从小被家庭的责任束缚，后又和母亲的身份捆绑，外部的压抑和内部的思索不断发展，她的自我在本我和超我的拉扯中找到了暂定的平衡，她止住了通向山林的脚步，但她因此获救了吗？在小说的最后，仁惠恍惚中道出实现中的一切才是一场梦，而梦是荒诞的，只有脱离现实才能摆脱荒诞。她看着黑鸟重回天空获得自由，而身为白鸟的自己仍然坠在大地上，只能以眼神对抗树火，表达着抗议。她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对仁惠来说，树木并非不会像接纳妹妹一样接纳自己，因为她仍然选择做为人而存在，背负自己的责任，不再心存幻想，在苦痛中反抗一切，确证自己的价值。

《素食者》以寓言式的笔触，叙写了一部虚无与存在、选择与抗争的故事。它抨击压迫、抨击暴力、抨击漠视，以冷静的姿态叙说，带领读者进入对人生本质和个体价值的思索。小说氛围压抑而黑暗，但思想锐利如刀锋，炙热似火焰，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素食者》·于苦痛中确证自我

巨维希 江飞